

□梁衡

开河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必须先到农村劳动锻炼。我从北京毕业后到内蒙古临河县劳动一年,就地分配到县里工作。想不到,还没有打开行李,就直接受命到黄河岸边防凌汛。

“凌汛”是北方河流解冻时的专用名词,我也是第一次听到。特别是气势磅礴的黄河,冰封一冬之后在春的回暖中慢慢苏醒,冰块开裂,漂流为凌,谓之开河。开河又分“文开”“武开”两种。慢慢融化,顺畅而下者谓之“文开”;河冰骤然开裂,翻江倒海者谓之“武开”。这时流动的冰块如同一场地震或山洪引发的泥石流,你推我搡,挤挤擦擦,滚滚而下。如果前面的冰块走得慢一点,或者冰面还未化开,后面的冰急急赶来叠压上去,瞬间就会陡立起一座冰坝,横立河面。无论“文开”还是“武开”,都可能对冰凌冲击河堤,危及两岸,所以每年春天都要组织防凌。

虽然我在临河已生活一年,但还未亲见过黄河。在中国地图上,黄河西出青海,东下甘肃,又北上宁夏、内蒙古,拐了一个大弯子,像一个绳套,被称为“河套”。在这里,黄河造就了一块八百里冲击平原。我这一年在这套生活劳作,虽未与黄河谋面,却一直吮吸着黄河母亲的乳汁。每当我早晨到井台担水时,知道这清冽的井水是黄河从地下悄悄送过来的;当夏夜的晚上我们借着月光浇地时,田野里一片“劈劈啪啪”庄稼的生长拔节声,我知道这是玉米正畅快地喝着黄河水。河套平原盛产小麦、玉米,还有一种“糜子米”,粒金黄,比小米大,味香甜,是当地人的主食,也是供牧区制作炒米的原料。在河套,无论人还是庄稼都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片刻不曾脱离。生活于斯你才真切地体会到为什么黄河叫母亲河,是它哺育了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前几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普查农业遗产,在陕北佳县黄河河谷发现了1400年的古枣园,在山东黄泛区发现了6000亩的成片古桑园,可知我们的先辈早就享受着黄河的养育之恩。沿黄河一带的农民说:“枣树一听不到黄河的流水声就不结枣了。”

我受命之后,匆匆奔向黄河。一个毛驴车,拉着我和我的行李,在长长的大堤上,如一个小蚂蚁般缓缓地爬行。堤外是一条凝固了的亮晶晶的冰河,直至天际;堤内是一条灌木林带,灰蒙蒙的,连着远处的炊烟。最后,我被丢落在堤内一个守林人的小屋里,将要在里等待开河,等待春天的到来。一般人对黄河的印象是飞流直下,奔腾万里,如三门峡那样的湍急,如壶口瀑布那样震耳欲聋。其实它在河套这一段面阔如海,是极其安详平和、雍容大度的。

我的任务是带着二十多个民工和几个小毛驴车,每天在十公里长的河段上,来回巡视、备料、检查和修补隐患,特别要警惕河冰的变化,与指挥部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民工都是从各村抽来的,大家也是刚刚认识,都很亲热。河套是我国传统的四大自流灌溉区之一,黄河水从上游的宁夏流过来,顺着干、支、斗、农、毛渠等大大小小的河道,让庄稼灌饱喝足后,再经排水网络流向下游。因水过沙淤,每年冬春修整河道就成了当地必不可少的工作。在还没有机械施工的年代,全靠人工把泥沙一锹一锹地挑出去,俗称“挑渠”。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是年轻人欢乐的聚会。民工出发前,会往毛驴车上扔上几口袋糜子米,在铁锹把上挂几串咸菜疙瘩,富一点的生产队还会带上半扇猪肉。人们难得享受一次大干、海吃、打牌、摔跤、说笑乐的集体生活。我参与的也属这类劳动,不过不是“挑渠”而是“护渠”,规模也小,人也不少,民工的年纪也略大,气氛就安详了许多。

住下以后,我到堤上的工棚里看了灶、粮食等生活用品的安排,就出来和他们一起装车、拉车。这时一个他们叫王叔的中年汉子突然走上前来拦住我说:“头!这可不行。你是县里的干部,张张嘴,指指手就行,哪能真干活?”从这句话把我说懵了,我怎么一夜之间就从一学生、一个在公社劳动的临时农民变成了

“头”?成了干部?真是受宠若惊,我还很不习惯这个新身份。就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站惯了不敢坐,我这双手习惯了,一时还停不下来。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人,莫非这一年的劳动把我改造成另一个人?我一高兴也吹起牛来,我说:“这点活算什么,我在村里整担了一年的土,扁担都不记清压断了几根。”他们看着我笑道:“除了衣服上有补丁,怎么看,也还是个学生娃哩。”大家嘻嘻哈哈,一会儿就混熟了。

因是上堤第一天,为了庆祝,中午就在工棚里包饺子。当地盛产胡麻油,生胡油拌饺子馅特别香。一盆盆肉馅拌好后,王叔提出一把装满胡麻油的大铝盆,就像提水浇花一样,对着脸盆大大地转了三圈,看得我目瞪口呆。你要知道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啊,城里每人一个月才供应三两油。但是生产队自家地里长胡麻,自家油坊里榨胡油,吃多少,谁管得着?况且出工挑河就和当兵一样是要格外优待的。那年我在村里,春天派河工时,挑河人无肉不行。队长无奈,就发话杀了一头毛驴为之壮行。那日我们在黄河大堤上吃开工宴,真有点梁山好汉初上山来喝义酒、大块吃肉的味。这时大堤内外寒风过野,嘶嘶有声,而工棚内热气腾腾,笑声不断。我内心里怎么觉得,这就是冥冥中给我办的一个劳动毕业典礼,也是身份改变,从此由学生转为干部的“加冕”宴。

絮语

我白天在河堤上和民工们厮混在一起,晚上就回到自己住的林间小屋里,静悄悄地好像回到另一个世界。小屋里是一片与河堤平行的灌木,专为防风、固沙,防止水土流失而栽。树是北方沙地一种永远长不大的“老头杨”。护林员姓李,一个50多岁的朴实农民。他的任务是每年春天把这些灌木贴着地皮砍一次,叫“平茬”,促使它根系发达,平时则看护好林子,防止牲畜啃食。这是黄河的一条绿腰带。这个林间小屋内热炕、炉灶等生活用品应有尽有,老李在这里白天煮饭、干活、看林子,晚上回村里和老婆孩子一起挤热炕头。他临走时问我:“你晚上一个人住在这片林子里怕不怕?”我说:“不怕。”心想,说怕又有什么用?他说:“我把这条大黄狗给你留下。你住在就喂它一块骨头,先建立一下感情。”在这个半农半牧区,吃肉是平常事,我一进到了这个小院就发现半人高的矮墙上摆满了完整的羊头骨,如果哪个画家来了一定会选一个回去当艺术品。我接过大黄狗摸摸它的头,算是我们击掌为约。

后半夜一钩弯月挂在天边,四周静极了,风起沙扬,打在窗户纸上沙沙作响,大黄狗不时地汪汪几声。微风拂过林梢掀起隐隐的波涛,我这个小屋就像大海里的一只小船。我怎么也睡不着,突然想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一个人过夜,而且还是在黄河边的旷野上。上大学之前我没有离开过家,在大学里条件有限,一间宿舍上下铺八个人,再来就是来到农村劳动,四人睡一条土炕。那晚,脱离了家庭,离开了集体,像被母亲推出了怀抱,说你已长大,快快出门而去吧。我感到几分孤单,又有一点兴奋。人生本是一场偶然,命运之舟从来不由自己掌舵,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如鹰雁在空中,借气流滑行。我辗转难眠,就去想那些有关夜晚的诗篇。苏东坡有一首《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不好,太凄苦了。又想起辛弃疾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

堤外荒漠层林,堤上车马工棚。千万里大河东去,枕戈静待凌汛。那么,凌汛过后,我又将飘向何处呢?天气渐渐转暖,脚下的土地也在一天天地变软,有了一点潮气。按照老河工的经验,今年的开河将是“文开”,不会有太大的麻烦。我作为“头”,紧张的情绪也有了缓和。不过从心里倒生出一丝遗憾,既为凌汛而来,却没有看到冰坝陡立,飞机投弹炸冰,好像少了点什么。人生就是这样,想要又怕,又爱又恨。民工们已经在悄悄地收拾行装,我无事可干就裹上一件

老羊皮袄在堤上漫不经心地巡走,有时遥望对岸,对岸是鄂尔多斯高原。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上曾演绎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中国民间风俗,孩子满周岁时,在他面前摆上各种小件物品,看他去抓什么,以此来卜测孩子将来的作为,名为“抓周”。《红楼梦》里贾宝玉抓到的却是女孩儿用的钗环脂粉,贾政因此心中不悦,说这孩子将来必无所成。现代有类似的新说,小儿断奶后吃的第一口菜是什么味道,就决定了其一生的饮食习惯。我出校门后正式受命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黄河上带工,这也是一种“抓周”,而且十分灵验,从此我的后半生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黄河。几十年的记者生涯,我上起青海黄河源头,下到山东黄河的出海口,不知走了多少遍,采写了多少文字,至今还有一篇《壶口瀑布》在中学课本里。这是黄河发给我的最高奖品。

一天,当我又照例巡河时,发现靠岸边的河冰已经悄悄消融,退出一条灰色的曲线,宽阔的河滩上也渗出一片一片的湿地。枯黄的草滩隐约间有了一层茸茸的绿意。用手扒开去看,枯叶下边已露出羞湿的草芽。风吹在脸上也不那么硬了,太阳愈发的温暖,晒得人身上痒痒的。再看远处的河面,亮晶晶的冰床上,撑开了纵横的裂缝,而中心的主河道上已有小的冰块在浮动。又过了几天,当我迎着早晨的太阳爬上河堤时,突然发现满河都是大大小小的浮冰,浩浩荡荡,从天际涌来,犹如一只出海的舰队。阳光从云缝里射下来,银光闪闪,冰块互相撞击着,发出隆隆的响声,碎冰和着白色的浪花炸开在黄色的水面上,开河了!一架值勤的飞机正压低高度,轻轻地掠过河面。

不知何时,河滩上跑来了一群马儿,有红有白,四蹄翻腾,仰天长鸣,如徐悲鸿笔下的奔马。在农具还不普及的时代,同为耕畜,南方用水牛,中原多黄牛,而河套地区则基本用马。那马儿只要不干活时一律退去笼头,放开缰绳,天高地阔,任它去吃草追风。尤其冬春之际,地里还没有什么农活儿,更是无拘无束。眼前这群撒欢的骏马,有的仰起脖子甩着鬃毛,有的低头去饮黄河水,有的悠闲地亲咬着湿软的土地,啃食着刚刚出土的草芽。而忽然它们又会莫名地激动起来,在河滩上掀起一阵旋风,仿佛在放飞郁闷了一冬的心情,蹄声叩响大地,如节日的鼓点。我一时被眼前的情景所感染,心底暗暗涌出一首小诗《河边马》:俯饮千里水,仰嘶万里云。鬃红风吹火,蹄轻翻细尘。

时间过去半个世纪,我还清楚地记着这首小时,那是我第一次感知春的味道,也是我写字以来写的第一首诗。

我激动地甩掉老羊皮袄,双手掬起黄河水泼在自己的脸上,一丝丝的凉意,一阵阵的温馨。开河了,新一年的春天来到了,我也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明天将要正式到县里去上班。

挑水

挑水也是一个淡出生活的词了,不但城市里早已自来水化,现在乡村也都普及了饮水工程。一拧龙头,水就流到锅里。扁担和水桶也成了农耕文化博物馆中的收藏。

我之念念不忘挑水,是因为它刻骨铭心地记载了我初入社会的生活。我是“老五届大学生”,从北京毕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古临河县,先在村里劳动一年,就与担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先说一下这个劳动工具“担子”,当地称为“担杠”。在我的印象里其他地方都叫“扁担”,扁而长。我的家乡是丘陵山区,多梯田,盛产麦子。麦子割倒后扎成捆,用一根铁皮尖头的扁担左右一插,担在肩上,挑回村里的场上碾轧脱粒。如果是挑水的扁担,则不用包铁皮尖头,而是平头带钩。那扁担的制作简直是一门艺术。先选一根笔直的一臂之粗的槐木,更有讲究一点的人则不肯取大树上的旁枝,而要从地上窜出的独苗,名“独窠子”,纹路清晰,弹性更好。其意类似蒜里的独头蒜。料选好后去皮,在烟火中烘烤出汗,再阴干。这又类似古代的竹筒制作,先将青竹烤出汗来,使之不变形,防虫蛀,才好刻字、书写。就是文天祥说的“留取丹心照汗青”之“汗青”。木料定型后,再刨成长条扁平状。这样处理后更有柔韧性,挑担上路,两头重物上下弹动,再配合挑担人的步法,不用彩排,直接上台,就是最美的舞蹈。山里的路爬高、下坡、拐弯,全靠这纯熟的脚步与所挑之物的律动配合。如果走路累了,不用歇脚,只须将扁担在后脖根上轻轻一捻,就实现了左右换肩,简直是在演杂技。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是家乡的温暖,更是生命中不可抹去的乡愁。而当我经历了大城市里的

中学、大学生活,再到塞外农村时,见到所谓的扁担则是一根极不规则的柳木棍子,甚至皮都懒得去退,更不用说煨软、取直、出汗、修扁了,压在肩上咯得肉生痛。肩上的这一根“担杠”让我水土不服,有一种身处异乡的孤独。

在农村劳动一年后,我先被分配到县里工作,又调任省报驻当地记者,还是住在县城。虽不再下地劳动了,但过日子还是离不开“担杠”。当时县城还没有自来水,日常生活还得挑水。新盖的土坯宿舍旁配有一口水压水井,三口之家,一天挑一担水足够够用。

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未料之事。作为驻站记者少不了下乡,一年冬季正寒风凛冽,我接任务要到边境线采访,前一天买好了长途汽车票,上午八点半发车。早晨七点钟起来,收拾行装,正要烧水下面,水桶里却没有了水。妻子就赶快把两个暖壶里的水全倒到锅里,我则急忙扛上肩,到压水井上去挑水。走近井边,不想昨夜天气骤冷,手压铁柄与抽水井筒冻在了一起,比焊接的还牢,根本压不动。我的头“嗡”地一声炸了。一小时后我就要出远门,妻子带着一个两岁的孩子,母子俩没有水怎么过?我让自己冷静下来,抬起头飞快地扫一眼这周边荒凉的郊野。不远处有一个村庄,村口有一口水井。河套地区水位高,井水浅,伸下担子就能提上来,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心里闪过一线希望,飞快地向井边跑去。当我脱下担杠准备下桶,顿时傻了!原来天气太冷,众人打水,滴水成冰,井口愈冻愈小,已经伸不进一只水桶。扶着孩子送到灶台上,上面还卧着一颗鸡蛋,就更羞愧难当。我将一对空桶摘下,把那根丧气的柳木棍子狠狠地摔在门外的台阶上。妻子连问:“怎么了?”怀里抱着的孩子也“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我说:“今天老天爷也与人过不去,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两口水井都冻实了,一个压不出水,一个下不去桶!”妻子也倒抽了一口凉气。她在一所中学教书,现在上课铃声都快响了,仅有的两暖壶水都已用完,今天不要说吃早饭,连喝口水都不可能了。她把孩子送到邻居家,回来看见那碗面还在灶台上,就端起送到我的怀里说:“班车也快到了,快吃两口出门吧。”一边又急着去找她的课本、教案,一股脑塞进书包里。我接过饭碗,只挑了一筷子,两颗泪就滚过了腮帮。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是没有被生活逼到墙角里。

我哪里还能咽下这口饭?看了一眼手表,抓住书包就往车站跑。老远就看见黄风一辆老爷车正在靠站,我连喊带跑,跌跌撞撞地上了车,找个位子坐下。车开了,刺骨的寒风从窗缝里钻了进来,我能感觉到脸上的泪水冰凉,赶快转过身去怕人看见。一面想着家里已经没剩下一滴水,妻子中午回来怎么做饭?估计那一碗剩面就是她们母子今天的午饭。她还得一手抱着孩子到井上去压一桶水,但是如果阳光不给力,到中午压井还不能解冻呢?我不敢接着往下想……

我看着车窗外,窗外是黄的天、黄的田野、黄的泥房子,北风呼呼地刮。汽车像一头老牛,喘着粗气,顶着黄风往前跑。我心里乱糟糟的,天地一片混沌。一周后我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口大水缸,换了一对大水桶,又把那个该死的柳木棒子摔断,填到了火炉里。高贵的槐木,我的乡愁之水,这里不是找不到。我在附近工地上找到一根榆木棍,请木工刨平,又用砂纸精心打磨,两头装上绳索铁钩。我在努力追寻小时候那一种家的温暖,现在已经独立成家,为夫为父,只好尽力苦中作乐,装点一下苦涩的生活。

一个月后我回太原探亲,顺便联系工作调动。临走前最重要的事就是挑满水缸。这个新水缸足足装下了七担水,直到一周后我探亲回来,缸里的水还没有吃完,母子俩未受一日之渴。年底我调回了太原。在省会城市当然不用再挑水了。但曾经共患难的这两只大水桶我舍不得丢,搬家时带了回来。其中一只用来提煤,当时城里还没有通煤气,每天烧火用的煤要从楼下提到楼上,运水之桶变成了火神的摇篮。另一只桶反扣于地,上面铺上一块三合板,就成了全家的小饭桌,这两只桶与我厮守了十多年,直到我转了一个圈又调回北京。

水是生命的第一需要,它普通得常常被人忘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曾让我们热血沸腾。而当理想变为现实,口号已经成为过去的记忆,是家乡的温暖,更是生命中不可抹去的乡愁。而当我经历了大城市里的

林中往事(组诗)

□成子

五子棋王

拐杖承受你的绝大部分所谓重量

石子路上足音沉闷眼神散漫

仿佛徘徊于回不去的时光

老人守了一生的林子现在该轮到林子守护你了

树枝子朝着你花朵朝着你

木刻楞蹲着的雕像

好多种鸟儿叫不出姓名儿都未屋里做巢

向日葵朝着朝阳也朝着夕阳夕阳落山向日葵低下头

你砍倒的大树葡萄在小溪上面那是林子里唯一的桥

朝水那面长满枝条朝天空那面已经灰白

一个人两种命运

左腿天气预报右腿永远刚强必须有第三条腿

总有棋友找你复盘带一只鸡和一瓶酒

还有你的溪流和蘑菇只是你们几乎没话

我们都老了

花无白骨落地为泥心闲气定白发依旧飞扬如风

一个人在河边儿看这流水流走多少往事随波逐流

河卵石是青春豆儿也是河流的脚印斑斓如我们

柳芭妈妈

你从北门出来南门已紧锁多年

即使再熟知的钥匙也无法扭开生锈的心情

北门很小小得像杖子的一部分放大镜才能看清楚其中婉约

那条小道属于你自己

没有终点终点在脚下是悬崖

那是一双很大的脚有汗味的脚在这条道上出现过两回

妈妈你从十六岁开始就独自走了四十一年

妈给予的名字森林小黄花儿姓森林叫黄花儿

妈妈你的故事永远是丢失的戒指纯金或者纯银即使宝石也不能镶嵌

故事流淌过岭北所有的猎场鄂温克每个部落

只是不知道除了小说还有谁还走这条道儿

柳芭妈妈呀诗人成子为你湿润

林中往事

山坡上,没文字的,木头做的碑肯定不是那位女人的因为坟比馒头大不了许多

坟前有一小个圆圈的迷一样石头

我问那些常在一起喝两口儿的哥们儿

馒头里的人干干净净没儿没女也没媳妇

这圆圈的石头是永恒的祭品

逢年过节每家都给他留双碗筷

活着的时候他给每家打工死了大伙就一起把他埋了

埋他那天很热闹大伙凑份子还放了鞭炮说不清欢乐或者悲伤

和欢乐与悲伤都不大一样

反正是划个句号就在这碑前面喝个酒

那之后就只有青草和他了

爷爷的指尖儿

他每月的银子都藏在奶奶留下的宝匣里

那是最先进的取款机无须刷脸

那里有我的梦冰棍儿火腿糖邻居女孩美丽的花手绢和金手链

从远方学成归来爷爷临了困难地用指尖指着墙看儿

怕我忘了找不着

星诗空

